吾學編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八卷

吾學編第四十九

海鹽鄭曉

新建伯王公

公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公少有才名弘治五年與胡端敏孫忠烈公同舉浙江鄉試公十二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劉瑾亂政首抗疏乞誅瑾瑾大怒廷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丞居夷力學學益進四年閏九月陞廬陵知縣明年瑾誅十二

月陞南京刑部主事又明年調驗封是年陞署員外郎逾月調文選七年陞考功郎中是年冬陞南京太僕少卿九年陞南京鴻臚卿十一年正月陞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公至置二匣行臺前榜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當是時宸濠蓄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焚官府篡獄囚廣東湖廣江西諸撫臣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諸賊通曲護賊十二年七月公名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瓊素奇公請 上即與公兵符兼巡撫公日夜練兵教射不數月得精

兵數萬公智計絕人用兵神秘是年茶寮賊大起
江廣湖郴騷然三四年矣　上命三省會征公首
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督江西兵自南康入破橫
水左溪諸巢賊敗奔復連戰奔桶岡十一月又攻
桶岡大戰西山界賊大潰盡殪之凡破巢八十四
擒斬三千餘俘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脅從千餘衆
歸流亡使復業度地居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浰
頭賊尤悍僭擬官僭號是冬聞征既殄益增機險
阱毒虞王師公休士歸農明年正月討擒其魁遂
進兵擊其巢連破三浰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

滅巢三十有八俘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斂盡爲治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公四月陞副都御史敘子錦衣百戶公班師至贛開書院日與海內名賢士大夫講學設社學教郡邑子弟歌詩習禮猶北風俗爲之丕變十四年六月宸濠反公適勘事福建道經豐城縣令顧泌告公宸濠反狀公指心顧天誓不與賊俱生急走小舸返至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討賊發檄召江西諸知府邢珣等兵又密遣諜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西南京淮安浙江各發兵

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族諭托心腹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尊王事且成敗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平賊果疑四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京宸喜公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慶公兵已大集始傳檄罵宸濠賊又遣人密書與賊心腹李士實劉養正及閔廿四吳十三若有約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否徑出蘄黃趨京師宸濠遂不聽公進兵攻破南

昌日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條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時攻安慶聞之解圍反顧巢穴公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擒宸濠及其子大哥當是時南京大震非公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蘄黃公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　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公讒言巧譖百方欲去公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宸濠得金錢者多在上左右頗有異謀畏公不敢發公深機曲算内戢凶倖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勍敵宸濠竟得伏誅内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公以

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璟內閣益不説久之不賞嘉靖改元詔錄公功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遣使迎至京宴勞諸忌者又以錫宴勞費為詞嗾言官論沮公不得至京未幾外艱去服闋竟不召讒謗益起屢形奏牘雖封爵賜號竟不與鐵券歲祿一時勤王有功諸臣中傷廢斥殆盡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蔭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於水珣璉亦被斥陳槐削籍紀功御史伍希儒謝源以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已

而言官及大臣又交薦公嘉靖五年岑猛叛兩廣聚兵討猛死田州而其黨盧蘇王受相結再叛益發四省兵嶺南大困起公代姚鏌公至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蘇受等自縛來歸公薄示懲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田州石刻云田石平田州寧田水縈田山迎府治新千萬世鞏皇明嘉靖歲戊子春新建伯王守仁勒此石告後人公諭藤等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願效死公因八寨又側久爲嶺表與藤等約且

用爾裂一戰與期日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公南還容與領兵官約束過八寨徑擣其巢蘇受等兵相犄角或遏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八寨剿賊誅斬萬計捷奏至桂文襄素忌公言公挾詐專兵時公亦病乞致仕至南安卒桂又言公擒宸濠攻城紀律不嚴奏捷誇張巳甚及斥公學術不端壞士習乞削奪官爵　上憐公功又封爵本先朝信令不允但停䘏典予不得嗣封公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衆遄集擒酋斬馘獻凱轅門左右尚不

知也

尚書孫忠烈公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慮囚江西寃獄多平反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參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公在刑部稱方毅敏達至藩臬益著聲績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益著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齎金襞通奸倖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

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illegible]
奸語詆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illegible]
殺不可禁朝議選才節大臣推其機牙陞公副都
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
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
帝諸省臣附黨及群賊依倚者相助爲聲勢公旁
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密晝
旁奸黨不得知先是宸濠有異志輒中傷忠梗胡
端敏公下詔獄公力爲湔雪得不死宸濠逆謀有
迹顧宗室公不敢先事訟言托禦他寇曲爲備首

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初縣饒撫二府錄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勅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倚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恐宸濠一旦起劫兵器公假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宸濠亦知公意遲回不敢發公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密疏言宸濠必反甚爲宸濠伏途諸奸

所得即逮　上所又為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鬚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素所畜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廿四出沒鄱陽湖行刼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先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欲捕此三賊剪羽翼出不意自江外掩捕三賊夜大雨風不克濟三賊走匿宸濠林墓中竟不可踪跡公大集舟師會城名勦逸賊宸濠疑懼會言官發宸濠反狀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益懼十四年六月丙子遂反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宸濠大言曰太后密旨召

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賭移汝獨不知耶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曰天亡二日國亡二王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副使且縛且罵賊鎚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急收鐵冊又不能亟造諸賊不得兵器

皆持挺竿比至安慶敗歸王公起義兵吉安名宸濠賊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盡獲湖廣浙江以餽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於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詔公死節贈禮部尚書諡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階進士第二人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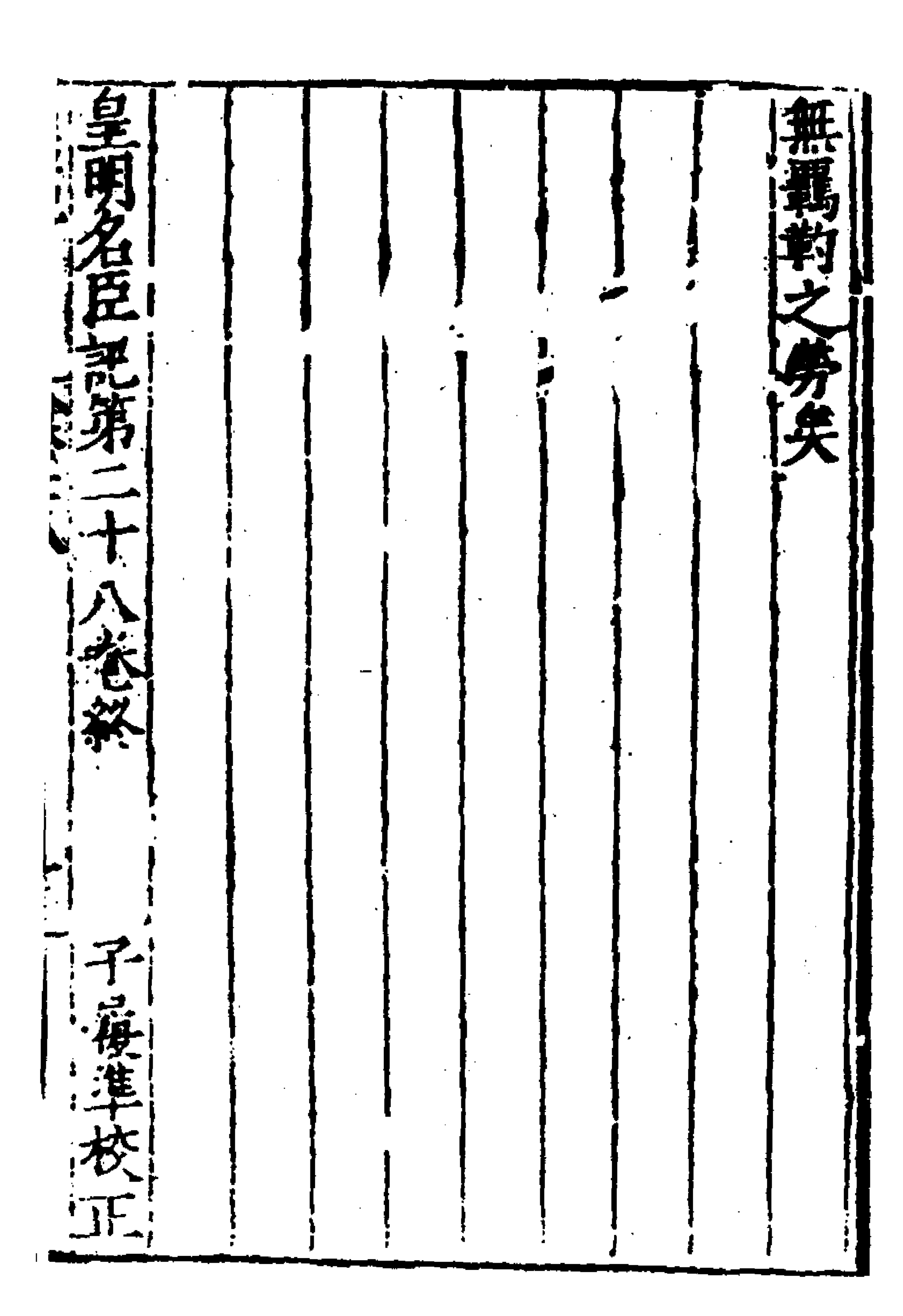
尚書許忠節公

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沉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

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食飲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挺隨賊向往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造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暴橫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繫其黨引法批繩翦其羽翼又密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得無禮宸濠併縛公且問公何言公駡賊言天無二日我惟有赤心昔從汝反汝反萬

叚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
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絕口至惠民
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推抑令跪竟
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
副使二人即爲位易服哭人恠問故父曰副使必
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
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子
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論曰王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近世名卿鮮能及
之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訾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

覆惟學術邪正未易詮衡以是指斥則讒說易行娼心稱快爾今人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況矣公所論叙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紬玩久當見之孫許二公非慷慨死事而已寧庶人未反時二公日夜爲防奸遏亂計自分必死即死所畫城戍調兵食足以滅賊二公死忠憤貫天日士民爭奮義兵四起王公又能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宣德樂安之變有如公三人者景陵


無羈靮之勞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八卷終

子履準校正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九卷　吾學編第[illegible]

海鹽鄭曉

少卿黃公

公名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清勤讀律傳經義決獄平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康陵壯巡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題書屋曰石田茅屋為全大[illegible][illegible]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壯上稱武[illegible][illegible]十四年春　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

衣東厰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
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
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疏六事其略
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
再壞于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
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寧忤陛下而
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
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爲最急者
陳之其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自舉矣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者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

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斥辱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為心以聞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曰名

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其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此事陛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

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竊爲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綱目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數郡縣騷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尚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

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楚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驅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

詔眞民更新屢論楚撫宣府行官示不復出發內
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
以各還其家雪旣往之謬舉收旣失之人心如是
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當聞開國承家小人
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竊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
徒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爲戲使陛下勞天下之力
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
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
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

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膂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内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于無本其何以安洪惟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托懸懸乎無所繫於胥茍道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

臣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十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寔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留意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怒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杻于廷五日

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謂公必死乃死得甦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隣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為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彼易此何邪公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為江西太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為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

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
不測幸諸大臣力捄得免陞車駕員外郎杖於廷
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亂神不亂也竟以創
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體仁廕國子生爲
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事何遵劉校尚
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太常寺丞刑
部照磨劉珏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孟陽李紹賢
李惠王鑾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國子監嘉
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中御史
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朝廷

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正一時犯
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陲者皆
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
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
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馭極褒恤忠諍此輩
更無面目復立清明之朝章下吏部獲張英者京
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刀囊土數升持諫
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
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帝廷洒土
掩血耳殞命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

官英弟雄都指揮

御史陳公

公名茂烈字時周莆田人弘治九年進士公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遂居郡梅峯公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翦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巳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吉安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

懿豪家利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妒有娠妾既生子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孕者媿服時郡守嚴擊强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解得寬齊信乎上下考績歸至淮之寒具凍幾死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騎牝馬身若無官有尚書子受賂崔志端以道士起皆根植自固言者屢劾不動公劾尚書去崔竟留遂以母老乞終養母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蓋妻子服食粗糲一文適彭惠安孫輔嫁具京薄皆人甚不堪者公泰然

自足日坐斗室窮極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
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
中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督
其祿疏辭不拜旣又援侍郎 潘禮例奏給月米
上嘉陳茂烈清苦令有司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又
辭曰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亦
何收恤豈獨臣一家之孝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
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
遂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
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毋勤臣守

貧居寡艱苦獨至巨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上不允公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强起號哭宷地疾轉亟卒林見素爲治殯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鄒御史王應鵬薦公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表宅里曰孝廉恤其家見素曰陳公領悟既深而充養益熟隱微粹行對天地質鬼神鄉國歎服殆黃憲管寧之流也

論曰二公皆蕭𧨏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

皇明名臣記第二十九卷終

子復準校刊

皇明名臣記第三十卷　吾學編第五十一

海鹽鄭曉

太師李文正公

公名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戍籍居京師公四歲能大書　景帝召見加諸膝賜實鈔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憂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右

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勑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
內閣時占城爲安南侵擾請賜誥問公曰春秋王
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
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
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
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中宮李廣以燒煉齋
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　祖宗自洪武至天
順間面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覲天
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
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于此必繫

于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爲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樂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

講學之功優節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誕罔之說
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蹐救武岡知州劉遜　上
震怒俱下獄又同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
云十一年太子出閣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
面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
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
爲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爲天
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
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
乃姑息之計熒惑聖聽莫此爲甚且賄賂公行賞

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民困憊
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爲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
清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
上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昶劾程敏政考會
試通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祀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
年　上不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
子太傅尚書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　上不親政
又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

漸晩嬉游漸廣夫畜靡玩戯非所以崇儉彈射鈎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鬭之象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　太廟春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毀災異尤甚惕然省愆側身勵精庶可回天變人不聽又與同官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動天鳴五星交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

如此而不亂者。且　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于民生國計。若閒閑知事，涉于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誘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又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瑾擅權益恣，暴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公力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鼓炮火聲徹都邑，廄牧廝役，紛亢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

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廩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荷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公又力救是夏早朝有投匿名文書數瑾罪者瑾怒群臣悉逮詔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霾上疏條四事會張永發瑾奸伏誅 上以公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耆爲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托生民所仰賴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

伐定鼎貽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
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
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
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
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
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
近矣不報七年流賊數十萬殘破半天下賊就平
上以公有功加蔭一子錦衣指揮辭　上以京軍
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

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太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保楊文襄公

公名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徙巴陵又徙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成化八年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出爲提學歷山西陝西僉事副使陞提

督四夷館太常少卿南太常卿弘治十五年劉忠
宣公言馬政廢壞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詣闕面授
勅行明年拜理茶馬鹽馬陝西人素喜公公官益
高才益展布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置馬吏奏
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
湟京囤間雲錦成群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
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遁去正德
元年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
疏言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
隔賊雖侵犯爲患猶淺惟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

里寬漫城堡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拆墻
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
漢土雜處倘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根本動
揺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腹心之害也成化
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墻恣肆出入已而得
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璋修邊墻二百餘里開濬
溝塹一道延綏地方邊墻壕塹又得巡撫都御史
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
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稍疎墻既日薄溝又日淺
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拆墻而入戕破內郡

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
我軍動輒失利寧夏鎮巡屢奏乞築墻濬塹提督
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韋州設立營衛
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小堡及
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空邊塹一道七百餘里自
謂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
花馬池清水營拆墻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
捍禦阻遏攻陷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厪宸慮勅
臣經理臣闇劣歷官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嘗究
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

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興武清水營直抵靈州一帶邊墻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無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陜西財匱

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重輕關繫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即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万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河套沃壤爲虜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险反南倚河此陝西壯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内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

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堠今久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墻挑塹爲言宜必增益 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應合經理邊防事宜條奏伏望 聖明俯垂省覽下兵部議勑公經理二年公言臣卯兼巡撫已不能專力馬政今冒總制事益廢閣乞仍遣巡茶御史兼馬政是年引疾東歸權惡公巳又逮詔獄幾死力救得釋兵部疏言

一清修邊纔有端緒而去凡雜費銀十餘萬兩起戶役銀十六萬兩及諸犒勞藥餌轉運木石皆一清精神運用計慮周悉今付之新任撫臣意有異同事無統紀恐徒費財靡益邊務乞遣大臣專理議上兵部右侍郎文貴右副都御史張鼐陝西巡撫副都御史曹元乞簡用瑾意不欲修邊內批罷役銀鎔大錠解京事竟止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召公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路軍務同太監張永討賊兵纔至陝仇鉞已擒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何謂公曰公

豈一日忘情顧無緣 爲公畫策者遂促席手畫䟽
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傍上一日不見渠不樂今
其枝附已成耳目廣矣奈何公曰公亦 天子信
幸臣今討賊不付他人付公 上意可知公試班
師入京詭言請 上問語寧夏事 上必就公問
公於此時上寘鐇僞檄并述渠亂政凶狡謀不軌
海內愁怨大亂將起 上英武必悟且大怒瑾瑾
誅柄用公益矯瑾行事呂强張承業暨公千載三
人耳永曰即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
知言出公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且委曲 上

萬一不信公頓首請死願死　上前即退瑾殺奴
餵狗又涕哭頓首得請即行事無緩頃刻漏機事
禍不旋踵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　主乎
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竟誅瑾永力薦公才望
長沙又薦公召入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
改吏部尚書中原盜起公上平賊十一策賊平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公在吏部時給事中王昂劾吏
部議官公疏救御史孟洋劾內閣議官公疏救雲
南陝西鎮守太監誣奏巡按御史張璞劉天和上
廷相逮下詔獄公又疏救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

子太傅大學士武英殿尚書如故公不屑曲謹以
故被劾去歸丹徒嘉靖初遣使存問大禮議起公
見永嘉疏曰張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張桂
向用力薦公嘉靖四年虜大入塞擾關隴起公兵
部尚書兼憲職提督軍務陝西未幾召入內閣首
薦起餘姚鉛山遂請老公亦請老尋加公少師改
華蓋殿　上憐公老令朝朔望公復鋭意修邊及
選將練兵屯田防虜　上亦用公言竟中止公惡
武定侯勛横驕諷御史趙鏜劾勛奪勛後府及團
營八年秋公計去張桂霍韜日議大禮者吾輩三

四人張桂去且及我急上疏列公罪二十四事
上立召永嘉還內閣俄朱繼宗獄起坐公受張容
金錢名請永誌又輒與客指揮世錦衣　上又憐
公大臣老不問言官劾上削籍明年疽發背卒後
孫元援詔請得復公官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
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
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
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邊喜功名者亦爭趨其門
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傅席文襄公

公名書字文同遂寧人弘治三年進士初知剡城
興水利開荒萊興學禦盜皆有條績召工部主事
造舟淮浦財貨清覈作漕船志紀因革利病傳以
巳意改戶部時雲南晝晦五日勅大臣考雲貴諸
吏公疏言致災之由係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不
在庶僚條上時事千言陞河南按察僉事勦賊正
經界禁工役驕豎宗藩莫敢撓阻兼理廬鳳會歲
饑請漕臺京粟賤宜截漕粟賑糴積舟車費又數
萬皆可易銀轉京庫又便得截粟四十萬石饑民
大清正德四年副使提學貴州延王守仁省城講

授五年入賀京道逢楊文襄曰暴見子河南撫識
治河策善貴州不足煩子河事大治河宜子楊入
吏部遂薦公河南參政領河事會外艱竟不及治
河去八年按察使浙江擒治豪右逐貪酷吏釋冤
獄臬政一新十二年右布政使雲南勦霑益構亂
土舍轉左福建聞宸濠反衆觀望公發庫金募兵
二萬討賊嘉靖改元之歲陞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擒奸豪號三虎者除民害長沙守貪酷巧附麗公
按坐謫戍吏民畏戢元年陞南京兵部侍郎時江
淮南北大饑奏截漕粟五十萬石給軍餉戶部方

議發粟賑曾公奏至請照賑又條上賑法一言江北四郡饑甚江南八郡稍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廷中方難得人往賑見公疏喜請以賑事付公公賑有法歙郡縣銀米數并截漕粟戶部賑銀畧饑重輕為多寡大抵專設粥以故侵冒者少全活數十萬逾兩月人稍穌古人言救荒無善政舍此更無長策即有死者饑餓疾疫群聚轉染勢不可奈何顧所活者多死者無露骴骼爾當是時大禮未定桂文襄上疏并錄公及方文襄疏同封進 上得疏喜急檄入京言官遂劾公賑專無

法公亦疏辭召尋本生詔下停召公陞禮部尚書
內傳下言官又交劾并劾賑乾沒銀八萬兩三法
司戶部出案　上曰衆且中傷書再遣司禮監官
事得白益遣使促公公至致稱考　獻帝伯考
孝宗將下詔令公議詔條公曰即開條濫恩赦正
德諸弊政不可遏力言不可召至左順門傳問可
否又力言不可遂止公尋檢姚崇要說上前新政
十二事御史藍田劾公自比姚崇比　上玄宗大
不道公乞罷不許削田籍大同軍叛公薦一清守
仁討賊時相方主撫議不果又議世廟街宜避太

廟及禮樂宜遜減於太廟者四事上大禮集議纂要六卷五年　獻帝實錄成進少保時公目失明薦羅欽順自代修明倫大典公總裁六年加武英殿大學士賜第給俸留京師三日卒贈太傅謚文襄弟春吏部侍郎

太師張文忠公

公名孚敬初名璁字秉用永嘉人七試禮部正德十五年始得舉進士明年嘉靖改元賜進士時議大禮未定公上疏爲　上極言父子之倫不可奪衆不悅是年冬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三年奉上

疏　上召與衆廷議竟如公說陞翰林學士四年
進廟議陞詹事兼學士五年陞兵部右侍郎轉左
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神主儀六年兼翰林
學士進大禮要略命修明倫大典是年八月詔訊
李福達獄署都察院事公卿臺諫郎署多得罪謫
戍削籍福達竟脫死十月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
大學士入內閣賜銀圖書二忠良貞一繩愆弼違
公遂奏革鎮守內臣清勘皇親莊田七年加太子
太保辭遂再加少保　上享　太廟見公喜賜詩
稱公貌奇才傑進姚溪書院集賜書院名貞義六

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　章聖太后賜金綃建議請嚴宣諭
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應制陳言曰審幾
微專委任惜人才求民隱八年勅重修大明會典
是年與桂文襄不相能八月降勅諭百官並勒致
仕公至天津召還九年有門郊之役知營建事修
祀儀成典與進郊祀議又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
又正孔子祀典去王號以名與　上名嫌請更名
上改名孚敬字懋恭十年雷震午門西樓致仕十
一年召還三月加兼太子太師進華蓋殿少傅尚

書如故八月又致仕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
少師餘官如故命有司爲作寳綸樓十四年病乞
致仕十五年命錦衣千戶視病諭疾愈還朝至舟
疾作歸再起至金燕疾又作歸　獻皇后崩之歲
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謚文忠許文簡曰公天性孝
友氣度朗豁博極群書奇偉迥特非時俗膚淺所
能揆測及當事涖政執法以往剛嶷不回遭遇
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
興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論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

哉文正爲政值好凶賀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
諸門生故吏歛金錢爲莝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
於凍餒余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
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
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
才諝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譽張公
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詘苞
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歛束要亦有以服
其心矣

皇明名臣記第三十卷終　子履準校正